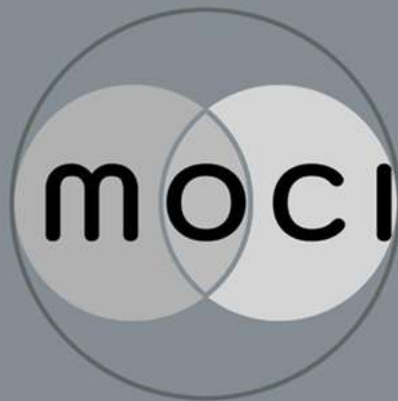


桥上行者

Travelers on a Bridge



By James Mahu | E1 : S1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
MOCI.life

桥上行者

S1: E1

第一集：第一篇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MOCl.life

SovereignIntegral.org

WingMakers.com

JamesMahu.com

中文网站

mocliflife.cn

sovereignintegral.cn

wingmakerschina.com

wingmakers.com.cn

jamesmahu.com.cn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MOCl.life

英文

mocliflife.cn

中文

中文版 · 2.0
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桥上行者

S1: E1

第一集：第一篇

一位年轻行者走在高原山路上。对面走来一位相向而行的年长女子。当他们在一座桥的正中间擦肩时，他问她：“女士你好，前面的路更好走，还是更坎坷？”

女子停下脚步：“你是希望我回答你刚才这个提问，还是你那个真正的疑问？”

行者凝思片刻后说：“既然你如此睿智，那请你帮我做决定并告诉我：我那个真正的疑问是什么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们所有人都抱有同一个疑问，所以我知道。只是我们使用的措辞不一样。”

“那这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谁？”她回答时轻轻耸肩，仿佛这显而易见。

“你还说，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那答案是什么呢？”

女子转身继续赶路。她继续走了大约 20 英尺时，男子喊到：“那答案是什么呢！？”

她停下脚步转过身，用充满关怀的和蔼眼神看着男子。“你无法知晓。你只能了解一些睥睨。通过某个来自宇宙的首肯。通过各种互联的感觉。通过表达相对真理的话语。”她微笑着说。“这些只是你知晓答案的途径。既不完整也无法书写成文。而完整的答案还没有被揭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男子问。“为何对我们隐藏完整真相？”

“这个秘密并没有被隐藏于我们。只是那内容对我们的头脑智能而言，太大也太小，所以我们无法知晓。那真相存在于一切之内。那真相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，乃至我们的头脑意识无法深入其中。”

“真相与我们的认知之间，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？”

“如果真相与我们的认知能力一致，就不能创造一个主权独立的时空，用来让我们体验只属于自己的现实维度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物质化镜头。”

年轻男子闭目片刻，然后说：“那么，如果这个疑问相对于我大脑意识能理解的范围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回答，我就会幸福么？”

“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即使只是非常模糊的了解，我们就会在这个生命探索旅途的全程，在这个由未来，过去和当下组成的人生中，找到幸福感。真相就活在，通过人性，坚信不疑的体现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过程中。不可否认，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幸福感，依然是一种高低起伏的摇摆。高，意味着互联，低，意味着分裂。这两种状态在争抢我们的注意力。我们互联感和分裂感的对立，就是所有二元对立的基础和根源。”

“对立只有两端？”年轻男子放松了许多，进入一种好奇感。“只有互联和分裂这两个极端吗？”

那女智者伸出两根手指，像个胜利手印。“这就是两个，对不？所以是二元对立。”

“但你说，所有其他的对立都来自这两个起源？”

“这两个并不是起源，只是我们选择相信它们是，才带来的效果。我们不是相信互联，就是相信分裂。多数人摇摆不定，交互的相信两者，于是就交互的体验和表达两者。”

“如果互联能让我们幸福，我们为何不能简单的选择互联，并相信互联呢？”

女子微笑到：“你前方的路更好走些。”她点头表达祝福后，转身开始走开。

年轻人不想失去与这个智者互动的机会，于是就顺路朝她跑去。“请求你，请你停留片刻，我还有其他疑问。”

她继续赶路：“那就跟我走吧。”

年轻人看了看路途的两个方向。她的前方，正是他的来路。他也并不希望走回头路。“我跟着你走，只是想问一两个问题。可以吗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于是年轻人加快了脚步，与她并肩而行。“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”她问到。

稀薄的高山空气，让那男子费了些劲儿才重新平缓了呼吸。

“我们为何不能简单的选择互联呢？”

“因为分裂的存在是人类的基石。求生存就是分裂。求生是所有物种的基础，不分裂就无法存续。我们都在分裂中被洗脑。一遍一遍又一遍，反复的教化。在有意识的状态里，我们每天都有上百上千个瞬间，能感觉到这种分裂。而在潜意识中，我们几乎随时都在感觉到它。分裂是个预置的镜头，人类通过这个镜头窥视现实维度。为了能从笃信分裂转换到笃信互联，我们需要证据。我们想看到证据并确认我们其实是互联的，不仅仅跟同类，也跟所有形态，时空，世界，宇宙里的所有生命互连着。”

她感觉到自己话语的广度而抿嘴暗笑。

“我们为何需要证据？”年轻人眯着眼问到，仿佛迷失在沉思里。

“因为我们活在分裂中，对我们而言，分裂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如果有人想让我们背井离乡，那需要有个完美的理由。证据就是这个完美的理由。”

“如何才能证明所有生命是互联的呢？”

“这已经是你的第三个提问了，”女子精确的指出。

“我注意到了...”他微笑着说到，同时注意到自己并没有很急着转身回去。

她开口到：“在我们的世界里，脑意识和心是最基本的合作伙伴。两者通过由逻辑之火锻造的平等权，互相支撑着。所有人的心和脑都已经是合作伙伴，不需要教育。两者都知晓自己的基本目标。不过，因为这个世界里的分裂过于强大，导致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，看起来不那么显然。”

“但为何对某些人而言这很显然，对另一些人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呢？”

“我们在做实验。并不是某些人没有找到平衡，而是他们更喜欢失衡。他们发现对自己而言，心脑失衡是个更脆弱的领域，更有助于学习，有助于更密切的参与或体现，但确实有些人迷失在那里了。正如我前面提到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进化成长，我们通过这个分裂实验来进化。这就是自由意志作为纵轴，与主权个体现实维度交织在一起的原因。这只是为了让我们进行分裂实验。”

“...那么证据是什么呢？”他急切的问到。

“多数人认为，只要坚信某本书或某位大师，就是灵性人士。然而，一旦教义的话语进入了公众领域，就很容易被曲义诠释，服务于其他目的，于是教义就被拉回基础性分裂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某个灵修或棕叫道路走出分裂，但这些也都毫无例外的将我们带回分裂之中？”

“我已经数不清你的提问是第几个了，但我提醒你，你每跟着我多走一步，就越远离你原来的方向多一些。”她说到。

男子挥动右手：“我知道，但我无法离开，因为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太多的疑问。请继续说。”

“这个（分裂游戏）是进化实验活动的组件，无论我们觉察还是不觉察，每个人都参与着这个实验。不过证据还没有找到，”她举起食指表示强调，“直到所有人都看到证据之前，证据不会被找到。没有任何人能先行看到证据。有些人能看到一些来自某个未来时间点的回声和回响。他们能感觉到这个互联的现实维度，并感受到其临在，但那不是证据。他们感觉到的只是实验与扩展的一个侧面。仅此而已。”

“那科学呢？科学是否能证明这个？”

“有能力去做，与做到，相去甚远。说科学有能力证明一个，对我们的脑子而言是不可知（不可证明）的现实维度，这本身自相矛盾。科学只是在黑暗领域中投入一束光，这光束只是沿着直线方向前进。”

无论这光束能扩散到何等广度，也不足以证明互联的存在。因为科学的光束无法覆盖互联与分裂之间的鸿沟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时空当下。”

“时空当下？”年轻行者感到，自己完全没有能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对每个生命形态而言，体验到的现实维度是不同的。你同意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是吧...”

“我就将这看作肯定回答了。”她微笑到。

“时空当下，是在某个地点对时间之一瞬的体验。是个当下瞬间，能无可否认的觉察一切，因为那（当下和一切）就是我们之所是。这个进化了的意识，即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不是时间领域内的发明创造。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真正所是，是我们真正的身份。我们正在做的，就是回忆起这个身份，并找到体现和表达这个意识的各种途径。随着我们对这个意识的每一次体现，我们就在创造和加速时空当下，在促进那个，我们存在于其中的造物源头的进化。我们的证据，不是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，也不是那些能够被测评的事物。我们对这个意识身份的体现和表达，才是我们的证据。”

年轻人停下脚步，脱了鞋。“对不起，我需要坐在那边的石头上，清理我鞋里的石子。只需要一小会儿。”女子停下来点头到：“我等你。”

“那些体现和表达具体是什么呢？”他走到石头跟前，坐下说。

“就是你通过实验创造出来的事物。”

“如果我不是个科学家，也不是艺术家或工匠呢？”他系好鞋带，走回到女子身侧。

“凝视对方的眼神，就是一种体现和表达。用手温柔触摸，也是一种体现。舒缓疼痛的轻柔也是一种体现。我们的话语也是一种体现。不是只有特殊的天才，才有特权进行这种体现。”

“好，现在我模糊的知道了我是谁。我也知道如何才能变得更接近这个真正身份（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）。我还知道了自己为何愿意这样做...”他开始慢下脚步，仿佛在沉思，然后终于停了下来，看着那位此刻也停下来转回身的女子。

“此刻我脑海里和心中唯一的疑问是，我怎样才能将这些分享出去？”

“对互联意识的体现，会自动分享自己。”女子笑了，仿佛在道出一个长期隐藏的秘密。

“如何自我分享？”

“你的体现，你在自己现实维度里创造的那些事物，都具有波动性。它们就在这些波动中，完成自我分享和传播。”

“分享什么呢？”他走近她，问到。

“自我分享。”

“这你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你问了两次，我就回答了两次。”

“好吧，你是对的。具体来说，我们的体现如何分享自己呢？这会不会是对自由意志的侵害呢？”

“自由意志的范畴是个体，自由意志不能影响到那个，所有个体在其上扮演角色的舞台。这个舞台是由各种波动组成的鲜活浓汤，这些波动来源于这个动态宇宙，我们的行星，我们的空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物种。这就是我们的舞台，我们通过这个舞台，完成进化的实验，进化成一个能体现个体-集体-整体之互联意识的主权个体。通过时空当下的传递，我们物种的体现和表达，能被感觉到，甚至能被模糊的理解到。虽然这些体现被分享在整体舞台上，但个体仍保留着自由选择的泉立。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去跟哪些个体的体现取得共鸣。个体有权选择与那些自己认为有益的体现互动。”

“你刚才是说，我们还能感觉和理解到未来的体现？因为你说那种分享覆盖了所有的时空，超越时间。”

她点头到：“当一个体现被创造出来之后，就会通过波动传播出去。这个波动是一种能量形式。能量自会传播。它不会被限制在某处。因为时空是个振动场。所有的节点都连接着这个振动场。今天所作的一个体现，可以影响昨天和明天。这些体现的波动，没有被局限在时间领域之内，因为体现的波动是一种能量。”

男子轻轻点头。“你是说，如果我用和蔼的目光看着一个陌生人，比如你。这个...这个...这个单纯的目光就是能量，这个能量会进入一个互联的振动场，这个场的扩展能涵盖并超越所有的时间。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们是创造能量的生命形态。这正是我们的工作。”女子反复点头表示强调。“我们创造能量，并将这些能量投入到那个，所有生命都互联在一起的集体振动场内。这很难理解吗？这其实是物理科学。”

“如果真是如此，那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了，”男子评价到。

“我们把自己的基本信念，投入到这个大家共享着的振动场。这些信念决定着所有的体现。如果我们的基本信念来自分裂，那么我们就在培育那个分裂的振动场。如果我们的信念来自互联，那我们就在强化那个互联的振动场。就这么简单。至于你提到的责任，与其说是责任，难道不更是个荣幸吗？”

“为何是荣幸呢？”

“我们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，有权决定，到底是创造一些可以建立跟所有生命互联的能量，还是创造更强的分裂感。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个选择权而荣幸，也因为被赋予机会在时空内进行自由创造而荣幸。”她伸手触摸年轻人的肩膀。“我们是艺术家，设计自己的人生。人生用来记录我们创造的结果，记录了我们在时空内所作一切选择所带来的效果。难道这不是创造者能赠给自己创造物的最高荣幸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不确定是否完全理解了这些内容。但，痛苦和折磨怎么解释呢？一个人怎么可能将这些也看作勋章，而不是来自残酷宇宙的索赔呢？”

女子指着晚星说：“这第一颗晚星其实是颗行星，金星。你能看见那里的它吗？”

男子跟随她伸出的手臂，眯着眼凝视。“几乎看不见，好吧，我看见了。”

“好，这个看见就是一种荣幸。看这个行为，就是个意识体现。对这个体现的分享，是通过共鸣实现的。这次看见的能量，是永恒不灭的。我们刚才共同创造了一个能量，这个能量已经被融入到那个振动场里。在未来某个时间，这个能量会被某个人或生命体感觉到。在某个过去的的时间里，也会有一些人在思量，是否这最初的晚星，真的是颗行星。你理解吗？”

他摇头到：“不理解...”

女子完全停下脚步。男子跟上她，背着手期待的看着她。

“你之内，有个世界。”她指着他的心脏部位说：“我并不是在说，那个世界包裹着你，你就是那个世界。你就是那个世界。那世界是一个跟所有一切互联着的振动场。这个振动场正在培育我们的进化。痛苦和折磨是分裂的体现。这些会进入你的世界。当它们到来时，你既可以决定邀请它们进来，也可以决定礼貌的拒绝它们带来的效果，并创造一些互联的体现来替代它们。你就是那个存在于你内部的世界，你同时也是这个外部的世界。内在和外在的世界，其实是一体。”

两个人又同时起步，仿佛被同一个大脑指挥着。“但，我还是不理解，心和脑为何是合作伙伴。个体怎么做，才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？”

女子用坚毅的眼神凝视前方。“如果在你的世界里，心和脑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，它们就会精准的牵引你的体现，让你的体现具有爱的波动，基调，感觉，和内在淡定。这种体现，把爱看得比任何其他成果都重要。我们有权做出决定。我们能决定心和脑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。我们能决定心和脑是合作伙伴，还是各自困在自己的孤岛内。它们到底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，取决于个体的当下选择。”

男子自嘲一笑。“我需要知道，确实存在着可选项，那才称得上做决定。否则就不是我在做出决定，而只是盲目的跟随被洗脑教育的结果。”

睿智的女子笑了笑，没有开口。她更轻微的点着头。

男子转头看了看他遇见女子前的行进方向。只走了这么几步，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。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。这眼光如此的不同，令他感到害怕。太阳正在落山，他们迎着正在隐向参差山岩背后的落日走去。

“万一这一切都是个梦怎么办？”他突然问到。“也许并不存在二元对立。也不存在互联。如果真的没有证据，这些都可能只是个虚构。也许这都只是为了让这个机械而混沌的世界显得更容易忍受，而编造的故事。”

“正如我刚才说的，唯一存在的对立是：互联和分裂。如果其中一个存在，另一个也存在。有一个，就有另一个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也许这两个都是虚构。”

“在我们这个语境里，虚构代表虚假的信念。但这两个既不是信念，也不虚假。我们了解分裂。我们知道，每个人的现实维度各不相同。不同，正是判定分裂的特征。所以，在我们这个现实维度中，分裂是个事实。可以通过科学证明，与这个宇宙中任何其他生命形态相比，我们物种不同个体的生命体验之间，差异最大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说明我们也互联。而这确实是真的。因为互联是分裂的对立面，如果分裂存在的话，互联也就一定存在。”

“这种形式的逻辑一直存在着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具备某种情感纽带，就能知道我们都是互联的。这只是纯逻辑。不过，这只是脑的逻辑。如果，这种脑的逻辑，能跟我们的情感频率合作，也就是跟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这个居住在内心深处的真正身份的情感频率合作，那么，互联就可以变得对心和脑都显而易见了。”

“这个（逻辑与情感的合作）能启动心脑合作的伙伴关系。”

“分裂很容易被证明。我们只需要...只需...环顾四周。但相比之下，互联状态则不只是环顾四周就能被发现。”

“但...我们找到它了。”睿智女子说到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认为它无法被看到，或它藏起来了，或被隐瞒于你，或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或有上百个其他理由，相信自己无法看到我们的互联关系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男子侧身，靠近那女子。“什么呢？”他轻声问。

“两者均等的临在于此。”她也侧过身，跟男子保持对称，并神秘的眨眼。

“二元对立。一个只要用身体的感觉器官就能识别；另一个则需要用想象力做感官。”

“想象力！？”男子被这个词惊呆了，仿佛很不喜欢它。

他开始来回摇头，女子只是看着他。她的眼眸里闪烁着理解的光芒。

“分裂是科学，而互联是...想象？”他叫了起来，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大。“怎么可能期待人们愿意将自己的家园，从科学世界，迁移到要靠想象力支撑的世界呢？”

女子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点头。“想象力能通过感觉，简单的引导我们进入未知领域，并偶尔寻到通向不可知的大门。科学则用来证明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，并为其赋予名称，关系，和目的。科学使用数学和各种类型的测量工具，为我们这个现实维度编制分类目录，以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共识，并在这些共识中进化。但千万记住，科学是分裂的科学。”

“那么，就不存在互联的科学吗？二元对立在这里失效了吗？”

两人再次并肩而行。她指着西方那轮挂在他们前进方向低空的落日，说到：“你看那太阳球体，既可以通过科学看它，也可以通过想象力看它。科学会告诉你关于太阳的所有事实。想象力将告诉你太阳在你人生当下的所有意义。告诉你太阳的温暖，其橘黄色光线，以及那触碰地球领域带来的翻腾轮廓。我们的想象力不进行任何测量。不会运用任何数字的话语或思维。”

“但科学是...真实。想象力...是主观的。”

“哦，但是，对整体而言的‘真’，对个体而言却不是。反之，对个体而言的‘真’，对整体而言却不是。所以，科学诠释整体的‘真’，想象力则诠释个体的‘真’。也许在未来百年之内，科学可以证明那个互联振动场的存在，证明我们是互联的，因而是同一个生命体，同一个意识。科学将会证明我们是个进化中的意识，正在时空内创化现实维度。这个隐性携带自己造物起源身份记忆的意识，通过进化缓慢的理解到，我们作为互联的一体，其实就是那个起源本身。”

她微笑着转向他。“正因为目前科学还没有揭开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面纱，我们才有做选择的机会。我们才有权决定，到底是使用想象力来感受这个意识，还是停留在分裂的次元里，埋头于一本书，或聆听某个外在的大师？自由意志...”

她转过身，指着他们的来路。“那条路在等着你。其实，它在呼唤你。它在吸引你。你是否感觉到了？”

“...是的。”

两人长时间的凝视着落日。最终是男子打开了沉默。“关于心-脑合作，我还是不能完全释然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...”

她微笑到：“对任何生命形态而言，如果心和脑不能合作，就更容易顺从于分裂的信念。其身体，自大人格和潜意识，会倾向于只相信并跟随心和脑中的某一个，而令两者之间愈发失衡分裂。”

“我想，我的疑惑就是：为何心和脑的合作如此重要？”

“因为这是人类身体内最基本的合作关系。我们作为人类活在这里，就有责任将自己的心和脑焊接在某个目的上，并将这个目的作为我们相信互联的标识。这种融合，可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些携带互联

波动的体现。并且，这种融合是最基本最原始的，是超越人类范畴的。这个融合不专属于任何个体。为了在时空内更好的体现互联意识，而融合自己的心和脑，将是，也一直是个体的主权体验。”

“某位个体做出的体现，会携带波动。”她继续说到：“所有事物，所有地点，都只做一件事：振动。如果某个主权个体的心和脑不是合作关系，他们体现的波动就会携带分裂。相反，如果心和脑被融合在某个目的上，理解了我们与生命的互联关系，它们的体现就能携带互联。而这些体现就是吸引我们磁石，促进我们的进化和扩展，并刷新和磨砺我们的认知和理解。”

“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？”

“呼吸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他轻声自语。

“吸气时，想象自己与所有生命的互联，我们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所有生命。我们的想象无法超越我们的互联。我们也无法再夸大它。无法再扩大它。”她抿嘴暗笑，仿佛突然重温了什么重要的记忆。

“呼气时，则去感受我们的主权自我，进入了那些想象出来的生命体和时空。他们流入我们，然后流出我们，这些都是通过呼吸完成的。”

“如果我们能活 80 岁，那么可以呼吸大约 6.7 亿次。而其中的每一次呼吸，都可能成为进入互联觉知的门户。一旦这种互联的感觉在你整个人类装备内，即身体，脑，心，人格，潜意识内开始活动，你就可以将这种互联感觉固定在自己的呼吸中。”

“我们的脑是吸气，而心是呼气。呼吸，就是那个包裹着自己的一体临在（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）。心与脑之间的合作关系，就存在于我们的呼吸中。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它。这是自动的。我们每天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瞬间，通过思维主动的帮助固化这种心-脑合作和互联感觉。但记住，呼吸带来互联，这件事是自动发生的。一旦我们的心和脑融合在互联这个目的上，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自动运作。”

“现在你明白了吗？”她问到。

男子点头表示明白了。“我居然明白了...自己都很吃惊。这确实有道理。而且我获得了一个，通过呼吸和体现，进行实践和练习的具体方法。我理解到了做这件事的荣幸。”他说话时，递增的兴奋感变得更加明显。“我甚至知道，我就是自己的世界，内在和外在的世界。这个想法，居然能带来逐渐得到解放的感觉。我是造物源头，也是造物。我是一个，在主权源头内进化中的主权个体。现在我明白了！”

她停下来再次指向东方。“那你就可以恢复你的旅程了。”

“如果我决定跟你在一起呢？”

“那我只能说，你暂时...迷失了。”她微笑着说出最后那个词。

“迷失了，为何？”他问到：“你显然是个好老师。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话语，我学到了很多。真正学到了。”

“你学学这个即可。”她指了指男子心和大脑，然后转身走开。

“最后一个提问，求求你。”他请求到。

她停下来，转回身，举起一根手指。

“最后一个提问...”

“如果我不能给自己的使命带来荣耀怎么办？我的那些造物，我的那些体现，如果是不纯粹的，或不灵性的...或...并非正确类型的能量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的意图是什么？”

男子用一个瞬间凝视自己内在，在那蛛网背后搜寻。“我们的意图...我们的意图是扩展自己的理解并练习互联感觉。”他答到。

“这就足够了。”她转身停了下来，将目光转到男子身上。“能量就包含在意图之内。意图的力量能指挥体现。至于那个体现会如何呈现，得到何种评价，如何被接受，就都留给神秘感吧，不需要追究。你只需继续前行。”

她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正如我目前要做的，我要继续前行了。”她点头微笑，男子突然看到了她的体现。这个姿势投射在金色光线里。表面看来，那只是落日最后的余辉，但他坚定的知道，这些光线是她的内在之光。

他走了一会儿，并转回身，凝视她的背影，越变越小，最后，终于消失在渐行渐远的距离和摇曳的光芒里。

男子仰头观望，并对着正在揭示宝石般璀璨秘密的天空，轻声说了句什么。然后，他系好外套纽扣，哼着新曲，走入了黑夜之中。那首新曲，就是他刚刚忆起的那个真正自己所带来的新体现。

(完)



玫瑰注：

后继附录 1 是互联呼吸法。敬请参考。

谢谢大家通过真心阅读，共同创造了新的互联表达。玫瑰敬上。

附录 1 互联呼吸法

此文揭示了新的呼吸法，玫瑰实验了一下，效果巨大。

所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验结果，配图摘录于此：

“吸气时，想象自己与所有生命的互联，所有我们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生命。我们的想象无法超越咱们的互联。我们也无法再夸大它。无法再扩大它（玫瑰：因为这个互联的生命之网已经是圆满而无限的）。”她抿嘴暗笑，仿佛突然重温了什么重要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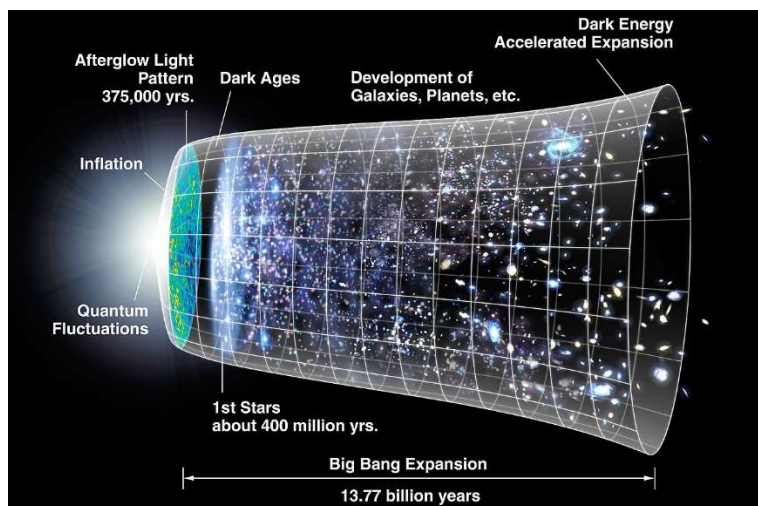
“呼气时，则去感受咱们的主权自我进入了那些想象出来的生命体和时空。他们流入我们，然后流出我们，这些都是通过呼吸完成的。”

“如果我们能活 80 岁，那么可以呼吸大约 6.7 亿次。而其中的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成为进入互联觉知的门户。一旦这种互联的感觉在你整个人类装备内，即身体，脑，心，人格，潜意识内开始活动，你就可以将这种互联感觉固定在自己的呼吸中。”

“咱们的脑意识是吸气，而心是呼气。咱们的呼吸是那个包裹着自己的单一临在（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）。心与脑之间的合作关系，就存在于我们的呼吸中。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它。这是自动的。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特定瞬间，通过思维主动的帮助固化这种心-脑合作和互联感觉。但记住，通过呼吸带来互联，这件事是自动发生的。一旦我们的心和脑融合在互联这个目的中之后，我们的潜意识会自动运作。”

（玫瑰注：

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生命，所有各种形态，各种时空，各种世界，各种宇宙里的所有生命，可以用下面这个图来象征。所有时空，意味着过去，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域。



这个呼吸，其实就是宇宙大爆炸发生在每一次呼吸之间。

意图：感恩与宇宙平等共创的关系。

呼气时，爆炸，空成为色-整体分裂为个体。滋养生命，强调积分整体；

吸气时，回收，色归为空-个体互联为整体。在一切中观察源头，扩展自己，强调主权个体。

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）